…「藉口這麼繁瑣，比事實更繁瑣，比事實更繁瑣呀。」袁少德同雪娘飯後，出來乘新建的地下鐵，兩人大逛公司。雪娘歡喜，認爲大公司整齊而不繁雜，買了一雙意大利小皮靴，送給袁少德。二人正乘電動梯下樓時，身後有人用廣東話呼「袁先生」。回頭看時，乃香港仇氏集團的金基公司的營業副主任林肯王。

「幸會幸會！」在梯下握手，袁少德介紹雪娘：「松本小姐。」林肯道：「昨天直飛來的，爲了公司在此新一單進口生意，日本建築器材，爲我們連特區酒店用的。你同我們老板訂了日本廣告之約，現在每晚有你五六個廣告播映，老板服了你。」

「但你們老板難搞！」道時林肯王有事，須匆匆離去，忙說：「不久香港見，我明早車去東京。」分別後雪娘問知是仇氏集團的主任，問道：「他老板爲富不仁，對派出來的高級職員，許收佣金麼？」——「不許也不成，日本廠商直接送禮，請飲茶。」

「飲茶？吃香港茶？」雪娘詫異地問。袁少德同他出了傳奇百貨公司，轉左進入咖啡座休息：「飲茶是香港代詞，即送佣、送禮的意思。一間酒店建築器材，少也有千萬二千萬港元生意。三個佣，一千萬有三千萬，兩千萬有六十萬。但這姓王的，是仇太太用的人，不是外人可以做到主任的。」

「我們今晚住在這裡吧，明天午前再上車，過內海去四會，這是遠一點去別府住湯泉？」

「別府遠，我們先到香港——高松吧，日本以松名於內世界，而高松又實是高古的松樹之國，有日本第一名園在那裡，你我都沒有到過。」兩人用了點心，仍乘地下鐵，只五站返大酒店。浪湯浸浴後，雙雙休息。

「今晚吧，現在跳鐵還去了……。」兩人摟着小睡。

大酒店右側對面就是一條長長的夜街，全是本地小酒家，兩人選了一家：天氣涼極，吃海鮮生片火鍋，極似香港之打邊爐，而不油膩，很新爽，用「菊正宗」的一級酒。

「越冷越有樂趣，這是日本南部，陰曆九月，有如香港深秋，早晚寒，中午爽暖，正著夾衣。但香港還不能吃火鍋子。」

袁少德見雪娘眞心有情，暗暗覺悟到她同松本是爲了「義」而結合，松本既有大妻，且有子女，心理上給她不滿足。雪娘忽然正色舉杯敬酒，低聲道：

「袁！我愛你，爲了你給了我處女子身！」

九〇〇：一片深情謝謝童男

風言蜂語

剛剛相反

上月雨水較正常多四成。水爲財道句話欠通了。

最大差幅

超級市場貨價差幅甚大。最大的莫如薪金與物價。

影响心理

警方檢獲大批冒牌牛仔褲。

其實很多人都不願揭開眞相。

現代江湖實錄之四 鐵手人家

軟長田

一八四：互相猜忌

客家周日：「也你收。」

客家周有心嚇佢，日：「好極。嘩，發叔，你話我阿周有事者也，如果有事，阿周會記得你請過乜！」

光頭發變色，日：「周哥，乜咁大剩整過來，細佬講笑而已，你以爲我會知？」

客家周日：「你點講，我點聽。」

阿占笑日：「兩位都講講笑，發叔，周哥份人鍾意講笑，唔好見怪。」

光頭發日：「阿占講得啱。周哥，你講笑而已。」

探長大鱷强帶住一個馬仔入門，光頭發日：「大鱷强來矣，不如請佢過來，問下有乜聲氣好過。」

大鱷强亦發現客家周阿占在座，行過來打招呼。光頭發日：「强哥，一齊嘥！」

大鱷强日：「好，我唔客氣。」

光頭發日：「强哥，我地剛啱傾開神秘殺手事，你有有收到風？」

客家周日：「可能係亦未定。發叔，我諗這單嘢都係有多少內幕至啱，有乜理由幾個堂口才哥級人馬都受到同一待遇，此事眞奇，而且邪邪地。」

光頭發日：「邪？點邪？」

客家周日：「發叔，你錢路廣，點會不知道，我阿周對這件事亦非常關心也，講唔埋會輪到細佬。」

光頭發日：「周哥，貴堂另樹一幟，又點會有此事呢？」

客家周日：「也你收到風乎？」

光頭發日：「這件事好幾個堂口知道，大家都係互相猜忌而已。周哥，你對這件事點睇法呢？」

客家周日：「我？有乜點睇法，或者馮發同黑牛得罪過人，所以領嘢。」

光頭發日：「咁簡單乎？周哥，如果我冇估錯，但班友都係大家門劈而已。」

客家周日：「可能係亦未定。發叔，我諗這單嘢都係有多少內幕至啱，有乜理由幾個堂口才哥級人馬都受到同一待遇，此事眞奇，而且邪邪地。」

光頭發日：「邪？點邪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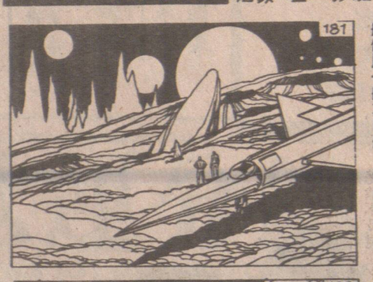
客家周日：「發叔，你錢路廣，點會不知道，我阿周對這件事亦非常關心也，講唔埋會輪到細佬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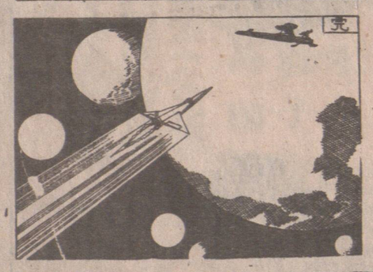
光頭發日：「周哥，貴堂另樹一幟，又點會有此事呢？」

銀河捕手

鴨子口号搜空船故事

文一駱沙一圖一黃柏





（一八一）突擊隊長魯加對加西勒道：「你的一切罪行和你的陰謀，星球聯盟已知道了，如今要押你去接受審判。」在蟑子一號搜空艙的會議室內，加西勒在這些星球代表面前被判有罪，把他放逐到一個荒蕪的星球，使他獨自懺悔。搜空船便用一艘攻擊船，去執行任務。

（一八二）這是一個荒蕪的星球，加西勒走出攻擊船向四面看着，嘆息道：「我也知道罪有應得的了，但如果我成功地剷除了巴比利道，我阿周對道件事亦非常關心也，講唔埋會輪到細佬。」道時在卡迪亞星球，巴比利已被推舉成爲這星球的領袖，司馬登船長完成任務，和巴比利道別。

（一八三）巴比利道：「船長，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我們的星球不知會變成什麼樣？可能加西勒成功地利用星球聯盟，把我拘捕放逐或殺死，這裡的人民，永遠在水深火熱之中受苦了。」司馬登船長向巴比利他們道別，進入他的飛船，返回蟑子一號搜空船。（此段完）

三九：夜入菓園

在淒冀荒涼的山坡小路走動，龍景原想伸手擁她走路，但怕遭到推拒，他只好作罷。走着，走着，他說：「就是有黑雲亂來，我們可以摸黑走路！我和你，在過去黑暗的年月，不是手拉手，走過不少夜路？」

「感到他這句話很溫暖，很有份量，她伸給他一隻手。他如獲至寶，輕輕地握着，和她一起走向菓園。他是多麼珍惜這月夜的握手呀！

終於抵達菓園。他們不從正門鐵閘進去，却從圍邊一棵矮樹，攀緣圍牆進去。兩人攀牆時，起山下阿謙、阿瑛家的狗吠聲，……兩個黑影跳下鐵網圍牆，掉在草叢，彼此擁抱，屏息靜氣。她的心怦怦地跳，他聽得出來。片刻，狗兒停吠，她馬上離開他的擁抱，說：「菓園原本是我的，但我們偷摸摸進園，引起狗吠聲，我心跳驚慌！」

「武功很好的跌打女師傅，有什麼好怕的？」龍景在月光下笑望她。他顯得年輕許多。

「怕的是人言可畏！」阿七說。

菓園，在陣陣深秋的晚風中，散播楊桃、橙、樑和柚子的香氣。樹影幢幢，桑桑菓子在樹上呈露其朦朧的姿影。她和他終於找到當年在月下纏綿的草地。兩個人坐下，她說：「廿幾年，我和你來過這裡！」聽見開鐵閘聲，隨後見到電筒光柱照射，傳來阿謙、阿瑛夫婦的談話聲，還有狗的吠叫聲。阿七迅即拖着龍景躲進這菓園，電筒的光柱照射着。狗直跑向蘆葦叢。牠當然聞到人的氣味。等到阿謙的電筒光柱射向蘆葦，有所發現，他大聲喝狗：「多利！走，蘆葦叢裡沒人！」狗原不肯放過，但牠讓男主人和女主人硬要拉牽走出菓園。阿七發覺自己讓龍景駭着，不期然嘆氣說：「他們分明見到，只是裝着看不見吧了！」他把她抱在懷裡說：「何必緊張？」

兩代人

辛海

機械人大暴動

冬雲

一八四：東尼也遭毀滅

「我們怎會教你這種走火入魔的理論呢？」

小芬忍不住插咀了。

「你們當然不會承認，」東尼冷笑地反駁，「人類有很多醜惡的一面，我所做的，只是受了你們影响而反映這些醜惡而已。」何浩點點頭說，「不過，我們對於醜惡的東西，是力圖改過來，而不是故意擴大它。我知道你所指的是什麼，是指權力野心這方面，是嗎？」

「說對了，正是這方面。」東尼點點頭。

「你雖然戰勝羅拔，而且毀掉它，等於我們人類，殺死一名政敵而已；而你，又有沒有想到，你的五百手下會聽你的話？」

「院長，」東尼說，「這一層，我有無上的權威，它們怎不聽話？」

「不，你錯了！」何浩嘆氣道，「你太老了，我們不能再任用你了！」說完，出其不意按動東尼背後的保險閥把它毀滅！（全文完）

邪戀

愛果情花 阿玲

（三一）

一切不快都成了過去，他們又像往時一樣，獨是醫師並不相信張雄的轉變，結果証明醫師是對的，才不過是三天以後的事，張雄帶她到一間大酒店餐廳吃飯，她發現他滿懷心事。

「依莎。」他終於說出一切，「我欠下一個大關佬五萬塊，是你到澳門時候的事。」

她怔住了，「雄哥，我何來這麼多錢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

如果你不問，我也不準備告訴你。」張雄嘆着氣，「依莎，我還不起場，他抓住了我的痛脚……」

她明白她不能逃避的事終於降臨了，答應陪那個大關佬一個月，她可以拿回張雄五萬元的借據，她無可選擇，也不忍心看着張雄整日愁眉深鎖。

她終於答應了張雄的要求，一切張雄事先都佈置好了，他帶她進入大關佬在酒店裡的房間，張雄拿回他的借據就走了。然後她躺到床上，閉上眼睛。（本文完）

十：生死兩難

生死門

南宮燕 文 秋風 圖

呂南星叫人把碎石搬了下來，石後果然還有一道鐵閘，他伸手拍了幾下，響音清脆，顯出鐵板極厚，不由頹然嘆：「這道鐵閘打不開的！」

青松道人道：「如今唯有向前行！」

呂南星立即下令前進。羣豪默默走動，伙伴無聲的流水，走了一陣，前頭的雷耀昶傳話過來：「前面沒路！」

呂南星舉袖拭一拭額上的汗，忙帶着青松道人走去前面。兩道狹窄，人又多，羣豪都開始出汗。

十分悶熱，加上心情緊張，

「前頭沒有開門！」

雷耀昶道：「已經試過，只因路窄，人多也使不上勁！打不開。」

呂南星念道：「快派人在周圍找一找，看有沒有開啓的機關！」

青松道人道：「現在研究這些可沒什麼用處……」話音未落，後面傳來一陣騷亂。（三〇二）

呂南星道：「有力使不上，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雷耀昶道：「雷某早說什麼生門死門其實只是一個幌子而已，除昌世野心不小，還不是要把咱們埋葬在這山腹中！」

呂南星點點頭，道：「他們只要把通氣孔閉了，空氣很快便濁，最好不要點火！」

雷耀昶邊抹汗，邊令手下燒火，轉頭問呂南星：「如今怎辦？」

呂南星雙臂剪胸，